

# 历史深处 那些建城铸魂的刺史们

沈潇潇/文 唐严/摄

有唐一代，明州刺史自首任秦昌舜至末任黄晟，无论是宋《宝庆四明志》明文所载为23位，还是有人考证认为有60余位，经过千余年大浪淘沙，至今仍让人怀想其政声的，为数总是寥寥——历史无情，也有情。

其中，唐长庆元年(821年)上任的韩察算得上让人惦记的一个。至少在这纪念宁波三江口建城1200年之际。

韩刺史出身不凡，爷爷韩滉是唐德宗时的宰相，若不再往上追溯家世，他至少是位货真价实的“官三代”。他还是位诗人，《全唐诗》选有他的一首诗。诗为他任职太原节度判官时所作，曰：“公府政多暇，思与仁智全。为山想岩穴，引水听潺湲。轩冕迹自逸，尘俗无由牵。苍生方瞩望，诤得赋归田。”看起来是一位胸有“诗与远方”的官人。同时代的诗友元稹称其“久于吏职，皆著能名”。

长庆元年，刚刚登基的新皇帝穆宗李恒搞出了点大响动，唐朝和吐蕃“长庆会盟”一举成功，双方立誓“和同为一家”。同年，韩刺史赴明州，上任伊始，据说也搞出了对明州来说不算小的响动：他以明州州治小溪(今海曙区鄞江镇一带)“地形卑隘”为由，说动顶头上司浙东观察使薛戎，向朝廷奏请移州治至三江口一带(即今宁波中心城区)，并得到了朝廷恩准。宋代宁波地方志首开其说，以后方志因循此说。但在最近10年中，对鄞江镇一带持续调查、勘探、试掘和遥感考古，却不曾发现单纯的唐代以及更早时代的文化堆积层，更无任何城址迹象。另有学者在研究分析当时鄞江一带地理环境和水利条件后认为，在唐大和七年(833年)它山堰水利工程及其配套设施建成投用之前，那里不适合县治、州治这样的人群聚居。宁波区域的其他多项考古成果也证实，句章古城因战乱废弃后，宁波先民直接迁徙到了三江口，其间没有小溪古城的过渡。这一观点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。

韩刺史出生于长安京兆，见惯了北方高墙硕城，所以他到明州后的第一项实务就是马不停蹄地发起修筑子城。参照志书记载和考古发现，子城周长不到今制的1400米，其范围及走向大体与今之中山路—蔡家巷—公园路—呼童街—中山路这一闭环重合，共设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门。这时距开元二十六年(738年)设明州，已过去80多年，堂堂明州终于有了一座城，虽然只是供官员及眷属办公、居住的内城。

另有学者认为，早在东晋隆安四年(400年)，东征将军兼会稽太守刘牢之在今海曙区筱墙巷一带筑过一圈筱墙(竹筋泥墙)，以防孙恩起义军侵犯。但当时有墙无城，更无明州，不算。另外，比建明州子城早约200年，三江口曾是鄞州州治所在地，但鄞州仅昙花一现(621年—625年)，那短短几年里有州无城，也就只能忽略。如此，后人确定韩刺史建子城的821年为宁波建城之始，至今已1200年了。



鼓楼

继韩刺史之后，黄晟刺史又是一位建城大功臣。与韩刺史的显赫身世相反，黄刺史是土生土长的鄞县(今鄞州区姜山镇上张村)草根出身，当年曾应募于鄞县望海镇(今镇海、北仑区)，虽武艺不错，却因身矮而名落孙山。这位在人生起跑线上摔了一跤的励志青年毫不气馁，后来的续跑相当给力，因“募众据平嘉球”保境有功，被慧眼识珠的明州刺史羊侃招为平嘉球副将，率众千余人。他带着这支队伍在后来的几场保境平乱之战中屡有建树，被羊侃之后的刺史钟季文提携为自己的副将，地位仅次于钟本人。唐景福元年(892年)，钟刺史逝世于任上。在烽火四起、社会剧烈动荡的唐末，黄副将以保境安民为己任，当仁不让自摄明州刺史，给自顾不暇的朝廷来了个先斩后奏。黄刺史讨平边邻割据势力，赢得一片赞声，有了足够的的话语权，便再接再厉发起建造明州罗城。

罗城由北向东沿姚江筑城墙，西、南修整，贯通原有河道，使之成为护城河(西为今北斗河，南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填塞的沿灵桥路濠河)，城墙沿河修筑。罗城周长约为今制的8公里，其范围及走向大体与今之永丰路—望京路—长春路—灵桥路—东渡路—和义路—永丰路这一闭环重合，最多时设城门10座，分别为望京(朝京、迎恩)、甬水(长春)、鄞江、灵桥、来安、东渡、渔浦、盐仓(下卸、和义)、达信和郑堰(永丰)；望京、甬水两门另设水门。罗城城门南至南宋时仍在使用的有7座，鄞江、渔浦、达信三门闭废。元代时来安门闭废。其后基本保持望京、长春、灵桥、东渡、和义、永丰6门格局。

两位以建城留名青史的功勋刺史令我感慨。韩刺史是“官三代”，又是诗人雅士，黄刺史是敢作敢为的草根出身，两人登上刺史之位的途径也大相迥异，尤其是后者，堪称时势造英雄。看来，能沿着梯子一级级上来，可以是能吏如韩刺史者，以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火箭般蹿上来的，也可以是能吏如黄刺史者。为官一任，能否成事，做成好事，关键还在于是否有高尚情怀托底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韩刺史建了一座“筑城以卫君”(供衙

署办公和官员及眷属居住)的内城，是起了个大早，得了个建城第一功臣之名；黄刺史建了一座“造郭以守民”(保境安民)的外城，晚是晚了一步，功应不在韩刺史之下，赢得了当时和后世的普遍好评。后人在《黄晟墓志铭》上镌曰：“此郡先无罗城，郭民若野居。晟筑金汤壮其海峤，绝外寇窥觐之患，保一州生聚之安。”当时各地的城墙多是夯土墙。黄刺史所建的明州罗城，却是内为夯土外以砖石包砌砖土的混合墙，比明州城略早几年建成的杭州城，迟至南宋建都杭州(时改名临安)后的绍兴二十八年(1158年)才在土墙外包砖，比明州城晚了约260年。这说明草根黄刺史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和大手笔，至少工匠精神杠杠的。

黄刺史并不止步于此，他又趁热打铁主持重建了灵现桥。灵现桥又称东津浮桥，是当时明州城重要的对外通道，为宁波城的第一位功臣应彪刺史在长庆三年(823年)初建。据传，当年建桥时江流湍急，筑桥基时屡屡不顺。此时天降暴雨，晴现彩虹。工匠们认为这是天示，在出现彩虹之处打下桥桩，连舟16艘，建桥成功，故取名灵现桥，即现在所称灵桥。与灵现桥相连的沿江一带街市因桥而成为明州最繁华区域，有诗曰：“巨艘帆樯高插天，桅楼簇簇见朝烟。江干昔日荒凉地，半亩如今值十千。”

但到黄刺史任上，灵现桥已严重破旧失修，黄刺史决定干脆拆了重建，使之更便捷、安全地沟通明州城与有悠久商贸传统的鄞县之境，方便两岸人民和商人日益频繁的交往。

重建灵现桥，来自黄刺史作为鄞县人，对商贸敏感的天赋，来自鄞县人情系故土的情怀。宋太祖赵匡胤感于这位前

朝官员的功德，不嫌多管闲事，赐黄晟谥号“江夏侯”。直到1936年，这座浮桥才被德国西门子公司总承包、有中国工程师参与设计的新灵桥替代，至此它已在奉化江上挺立逾千年，为宁波城市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

灵现桥是一条商贸的纽带，也是宁波城市精神的一条脐带。黄刺史乃草根武士出身，不像韩刺史那样会写诗作文，但他以新建罗城和重修灵桥的业绩在明州大地上写下了大美之诗！清代明州府衙门前有一副对联：“名郡冠东南，山连奉象，海环镇定，江抱鄞慈，赫赫岩疆雄浙，循声稽史册，唐有黄羊，宋称吴赵，明绍张蔡，巍巍芳躅超前贤。”上联写明州地理，下联记明州历代有名的地方官。“唐有黄羊”中的黄就是黄晟，羊就是对黄晟有知遇之恩的羊侃。明州百姓感恩黄刺史，在姜山三圣庙、云龙太傅祠、象山泗洲头等地塑其像供奉，在秀水、奉化、姜山等建伏魔殿。

韩刺史虽没人列入这副对联中，却也是一位令明州人民尊敬的功臣、能吏。《宝庆四明志》还盛赞其筑城“功大而民不知役，费广而用不厉民”。我猜想他的功和能来自于他的正：他一定是把自己身段放下来了，时常跑到建城工地现场督察，模样就是个穿刺史的匠人。这样的刺史对一些人，如管事的吏、工头，包括材料供应商来说，是很可怕的。至于那些汗流浃背、兢兢业业的工匠，是用不着他多费心的。韩刺史如此埋头于公务，诗自然是没工夫写了，否则也不会只有一首诗入选《全唐诗》。

明州“经原纬隔，枕山臂江”，四明山、天台山两大山脉逶迤，姚江、奉化江汇成甬江奔腾入海，三江口实乃聚两山三江精华之所在。

城和桥，前者巍峨后者飘逸，前者可固守如磐以安民，后者可便捷进出以交流，一座城市因此而活色生香，明州大地自此便气象万千。

但我们还不能忘了给这座城市留下另一印记的任伺刺史。任伺到任比韩刺史还早，在任期间勤政为民，大兴水利，其中的大动作是在唐贞元九年(793年)“增修广德湖”。广德湖原为海水退后的潟湖，在汉代以前就已存在，自唐大历八年(773年)鄞县令储仙舟修治之后，始名广德湖。但到贞元年间，广德湖已湮塞严重。任刺史一到任，第一要务就是对广德湖“治而大之”，可谓抓住了民生牛鼻子和为政关键点。

广德湖和东钱湖一西一东，是唐代明州的两大水利命脉，既尽灌溉之利，又为明州城的水源所依。广德湖又连通浙东运河，可谓与明州一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休戚相关。

任刺史不仅对广德湖“浚而广之灌溉甚博”，还发起修筑当时位于慈溪县金川乡(今慈城镇北一带)的云湖、仙鸡湖。如今的慈城英雄湖水库又挂上了云湖的标记者牌，是对这位来自汾州的任刺史的最好纪念。

这里还得说一位特殊的刺史孔戣。唐元和四年(809年)，朝廷令明州增贡淡菜、蚶(奉蚶)各五斗。东海边的奉化距西北地区的长安路途迢迢，奉蚶的保鲜要求又很高，数千里驿路行程传送，根据当时物流条件，并不比运送荔枝轻松，官民都苦不堪言。后人杨积芳仿唐人杜牧的《过华清宫绝句三首》，曾作《奉化贡蚶》诗云：“东海长安一线牵，百驿罢疲贡奉蚶。一骑黄尘天子笑，御厨捧出信海鲜。”孔刺史曾任谏议大夫，敢言直谏，指责时弊。元和十年(815年)，孔刺史上奏朝廷，以“自海抵京师，道路役凡四十三万人”为由，要求取消明州海鲜上贡。终于被朝廷接受，次年停贡明州海物。

正有了这一出，今天有不少宁波人以为孔刺史是明州刺史。其实，这位孔子的第三十八世孙时任华州(今陕西省境内)刺史，明州岁贡的海物要经过他的辖地，送贡品的接力长跑有他的一站一棒，他由此痛感时弊，在沿途各地这么多刺史中，唯有他向朝廷上奏罢贡，并终获朝廷采纳，从而解除了明州与多地的数万民众之苦。错把孔戣当成明州刺史，也说明了一个道理：只要对宁波作出了贡献，宁波人就会记住他们，感恩他们。那么，孔戣就算是明州的一位“编外刺史”吧。

可惜没消停几年，元和十五年(820年)，朝廷复令明州岁贡海味，并且进贡的奉蚶数量从原来的五斗增至一石五斗。这次接过孔戣贡接力棒的是唐代大诗人元稹。元稹与白居易同科及第，并结为终生诗友，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，诗词成就巨大，与白居易齐名并称为“元白”。长庆三年(823年)，元稹调任浙东观察使。浙东观察使管辖浙东数州，是明州刺史的顶头上司。元观察使的观察力确实不凡，一上任就体恤民情，觉察到岁贡海物劳民伤财，便以“明州岁贡蚶，役邮子万人，不胜其疲”为由，再次上奏请朝廷免贡。登基不久的唐穆宗也有“三把火”，很买诗人的面子，同意了。好友白居易感激此举，后来在给元稹写的墓志上特别写道：“先是明州岁进海物……公至越，未下车，趋奏罢，自越抵京师，邮夫获息肩者万计，道路歌舞之。”

历史有惊人的相似，自宋绍兴三年(1096年)始，朝廷诏明州进贡产自奉化的海味江瑶柱，也因一位著名诗人、明州最高行政长官的上书而罢贡。不过他不是唐代明州刺史，而是南宋明州太守、著名诗人范成大。范太守在淳熙七年(1180年)出任明州太守，是接魏王赵昀的班，而赵昀是南宋皇室宗宗。范太守向宋孝宗上奏：魏王赵昀是皇亲，每年赠给皇室海鲜是亲戚间私事，我一个外人不便也不敢再送了。宋孝宗认可了。全祖望在《历代四明贡物诗·江瑶柱》诗题下注江瑶柱为“宋贡。皇子魏王以时物奉两宫，盖非常贡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范成大借停贡魏王在明州任上时所奉非常贡的时令海鲜，连带着把已常贡了80余年的江瑶柱也给停贡了。南宋范太守所为，与那些唐代先贤同仁的精神基因是一脉相承的。

为官一方，就应该做一名有担当的“挑夫”，像以上的刺史、太守一样，当他一头担起民生，一头担起城市时，他也就被嵌入这座城市的史册、市民的心田了。



与昔日城门相关的遗存

